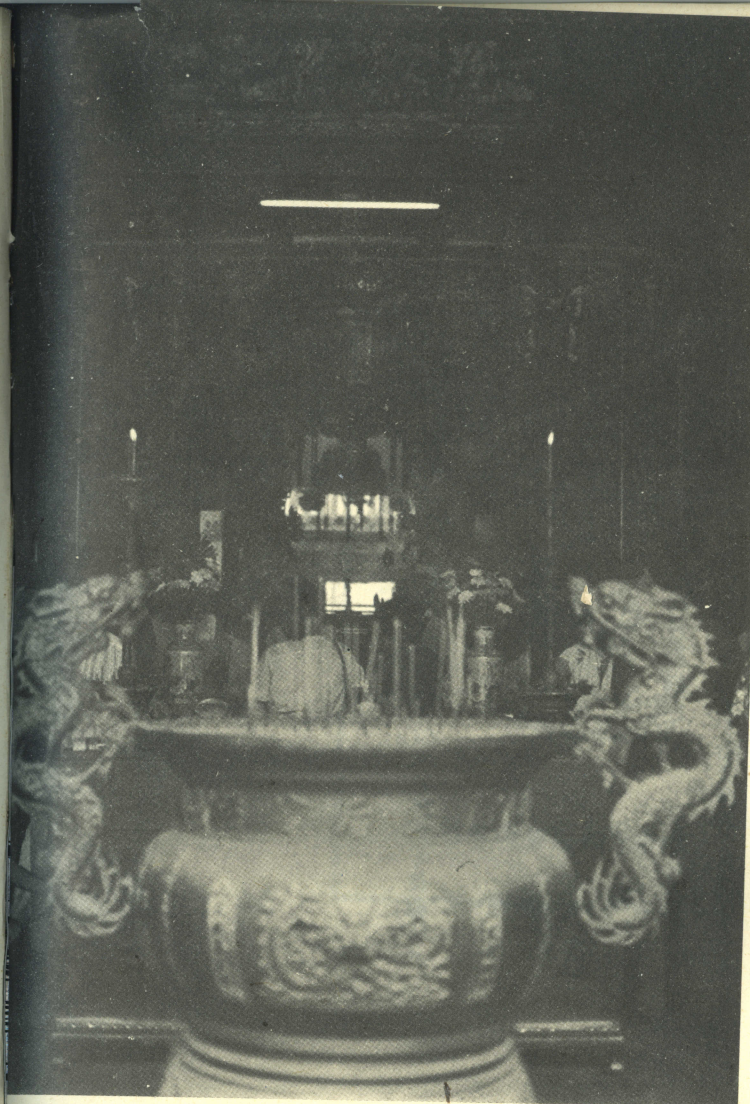


三鼎

鹿港六石宮殿內



源

無名草

林日茂行廳堂內之古匾



學

七月四日那天有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抱著滿懷熱情和一份尋根的心情聚集於台中大坑中台醫專。大家都很欣喜加入這十天的自強活動，偌大的校園裏有一百七十多位學員在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探討一般人所忽視掉的台灣史蹟文物維護的情況和維護史蹟的重要性以及中華民族在台灣的发展和姓氏源流，從大陸和台灣的地緣關係中，我們更了解到民族的源遠流長，血濃於水的淵源並追溯自己的根。

為什麼要維護古蹟

我們一直以五千年悠久歷史民族自居，但是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麼久遠的歷史存在呢？有人說：「歷史是大家共同承認的謊言」，因為它可能出自史學家的捏造，而歷史的證據有三方面：一為文件，但它也可能是古代史學家杜撰的。二為考古和古物出土，但某一朝代的文化器物不一定能發掘到的。三為現存的古蹟，它是歷史最直接的證據。在現在科學求證凡事須拿出證據的情形下，就可知古蹟的重要性了。有些人以為維護古蹟可做為觀光資源，吸引觀光客，替國家爭取許多的外匯，但更重要的是古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徵，祖先文化的縮影。例如一把先人用過的破舊斧頭，或許會有人認為一點價值也沒有，但它正代表著拓荒者的精神，那斑剝的痕跡，正是祖先筚路藍縷的血汗和民族成長的歷程。

目前臺灣的古蹟維護

在我們所參觀的古蹟中，有些古蹟因年久失修未加以保護，有搖搖欲墜的感覺，不知還

能保存多久。像台中縣大肚鄉的磺溪書院，其建築材料——磚、瓦、青石、泉州白、福杉等，都盡其奢華之能事，足以與鹿港龍山寺媲美；但現在正在倒潰的邊緣，我們尚能在斷垣殘壁中尋幽訪勝，發思古之幽情。但磺溪書院已陳舊不堪，若有很強的颱風過境或大地震發生，則頗有倒塌之虞，使後人無法再看到我們祖先的文化遺產，歷史的證據亦隨之湮滅。

現代古蹟修復得像殯儀館

林衡道主委甚為感嘆，今日台灣的古蹟修復未經專家的參與和指導，以致古老的廟宇中有現代化的電燈、地鋪磁磚、花花綠綠的裝飾、水泥砌的柱子代替原來的石柱，甚至隨意加入一些原本沒有的，以致不倫不類像殯儀館一樣，而失去原來的風貌。

在鹿港的隘門，當我們去參觀的時候正好在整修，但已和原來不同，甚至連上面刻的字也被弄掉，實在令人嘆息。在美、日兩國古蹟的維護很徹底亦很成功。政府應制定維護古蹟的法律，使古蹟的保存納入正軌，並延請專家們參與，徹底執行古蹟的維護。

現代生活與古蹟維護的衝突

鹿港可以說是目前台灣史蹟保留最完整的地區，但今日火柴盒式的房子和屬於城市的浮華已漸漸地侵蝕著這文化氣息濃厚的小鎮。因為人們一直在追求較舒適和現代化的生活，那些古老而有些破舊，通風和採光均不甚好的古屋在減少中，而將其改建成西式的房舍。在維護古蹟聲中，却有著現代化生活的追求和古蹟

維護的衝突存在，這是我們應正視的問題。

在小組討論會中，有很多學員提出維護古蹟的方法，其中有一位學員提議，我們可以學習韓國建立一民俗村，這樣不但可以將民俗文物保存，並可解決維護古蹟很多方面的困難。令人慶幸的是已有民俗文物的計劃，到現在已召開十五次籌備會議，初步曾選擇十一處預定地，但在規劃時要考慮到將來的發展性及完整性，而不能一味將就地形或經費，因此預定地一再地更改而始終無法選定。民俗文物的第一期的規劃，早已由中央研究院完成，但因預定地遲遲未決定，第二、三期的規劃工作便停頓下來。為今之計，似乎可以由中央來協調



鹿港民俗文物館



鹿港龍山寺之正殿



天后宮乃台灣大廟宇之一，主供媽祖

台灣省、高雄市及台北市有關單位，共同出錢出力來營建中華民俗文物村，這不但是中華民族縮影的具像化，而且基於保存文化或建設投資，這都是一項有價值的精神產業。

地名沿革

一個歷代傳承襲用下來的地名，給予今日生活在其地的子孫們無比親切的感受，因那是對他們的祖先紮根生葉之處最適切的稱呼。當你呼出或耳聞它時，你必會湧起無比的親切感覺，它能引發你對曾經歷過與艱苦奮鬥的先人們無限的敬佩與感激之念。一個和該地

區的歷史、地理環境脫了節的典雅地名，只是一位冷漠的美人，它帶著濃厚的脂粉味，是經過整型的另外一個人，沒有回憶的旋律，亦沒有類似骨肉之情的感覺，令人難以接近它。

關於「台灣」這一地名的由來，雖然也有多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但是它起源於今台南市安平區一個平埔族的村「台窩灣」之說是較可信的。台灣各地的各種舊地名可分為下列數類：

1 平埔語、山地語的地名：高雄市的打狗、嘉義縣的打貓等是平埔語的地名，台北縣的烏來，南投縣的埔里等是從前山地同胞泰雅爾族所使用的地名，而一直沿用到現在。

在。

2 從祖籍移植而來的地名：移民們開拓了一處新的地方，往往就把他們祖籍的地名移植於新開墾的土地，藉以懷念故鄉的山川草木、風俗習慣。例如台南市的安平、屏東縣的潮州、高雄縣的旗山、台北縣的淡水等。

3 與荷蘭人、西班牙人有關的地名：台北縣富貴角是荷蘭語地名，三貂角是一個西班牙語的地名。

4 與鄭氏之統治有關的地名：台南縣柳營、下營、中營、林鳳營等是當時設有營盤田（軍隊屯田）的緝故。柳營以前的名字是查畝營，因其曾為軍隊「女宿營」（以星宿為部隊之名）之營盤田之故。

5 與地形有關的地名：在台灣各地與地形有關的地名，占有絕對多數，如台南市的鯤鯓，鯤鯓是海上沙洲的美稱。嘉義縣的布袋，布袋是形容河流彎曲宛如布袋，彰化縣的圓林，圓林指圓形的森林。

6 與移民墾殖有關的地名：和開拓有關的地名，在台灣的中部和北部特多。例如台北縣的枋寮、五股、九份、土城、竹圍，台北市的三張犁、六張犁、十二甲、石牌、木柵、公館等。石牌是官府所立旗、番田園交界的界石。三張犁是三把犁頭足以耕作的田地，而一把犁頭可以耕作十五畝地，所以三張犁即有四十五畝地。

7 與漢番雜居有關的地名：台北市北投區的番仔厝、台北縣的社後、台中縣的大肚、彰化縣的社口、嘉義縣的番婆。

8 與移民村落有關的地名：清初移民所開拓村落，其地名往往冠有新、大等形容詞以



施人豪教授故居

示吉祥，至於同姓村落則採用冠有居住人姓氏的地名，以示其血緣關係。例如台北縣的新莊、新店，桃園縣的新屋，新竹縣的大庄等。

9. 與建築物有關的地名：在都市較多，如台南市的風神廟、接官亭、新樓、南廠，台北市艋舺的大厝口、土地公口等。

10. 與生產物有關的地名：高雄市的塩埕，嘉義縣的麻園、竹崎，南投縣的魚池、竹山等。

11. 與重要史事有關的地名：台南縣的將軍港、澎湖縣的將軍澳、嘉義縣的嘉義等。

12. 與故事傳說有關的地名：台北市中山區的

劍潭、北投區的豬哥石、台南市的國姓港、基隆市的仙洞等。

13. 與願望有關的地名：太平山、太平街、永樂街等。

這些原始的、古老的、純樸的、一代傳一代的地名才能連綿存續於人們的心坎裏。如果原地名的確不雅，其更改當需要謹慎的考慮，使更換的新地名，在音的方面務需求接近，在意的方面儘量不要脫了節。我們可從追溯地名的起源與演變，探測出其所含藏的地緣、拓墾及政治、軍事上的種種及歷史上的痕跡。所以一個地方或地域的地名是歷史的代言者，更可從地名所描述的原景觀藉以探討出歷史時間裏的空間格局，亦即獲得曩昔的歷史地理景觀。尤其是在台灣，初期發生的地名，大都具有濃厚的歷史和地理的意義。所以今日我們對一個地名的來龍去脈加一番徹底的追究與查明，始能充分了解我們所居住生存的空間裏曾經發生了那些歷史事件及其與演進的空間關係。而且從台灣初期的地名，充分表露出先人純樸的感情與對生活之渴望。現在除了公式的簿冊或門牌上使用新地名外，舊地名依然夢用於其日常生活裏，所以客運的站牌迄今仍不得不順從現實生活裏的原始地名。

姓氏源流與家譜

在三代以前「姓」「氏」有別，作用也不一樣，所以「姓」與「氏」不得混為一談。我們祖先是先有「姓」再有「氏」的。「姓」的原初意義，係近親血緣團體的代表標幟，亦即母系社會的一個圖騰符號，遂一律稱之為「姓」。而在三代以前的男子稱氏，胙土命士，以

別貴賤。周初平定天下，封其同姓於魯、晉、蔡、曹、鄭、吳、魏等國，這些國名，便成為被封各同族的氏，但與同仍同姬姓，所以身份高貴的諸侯才有氏，這種情況使姓氏演變為貴賤之分，這時候的氏已是貴族階級的徽識，是一種尊稱，人人都以有氏為榮。經戰國到秦漢時代，因封建瓦解，貴族不復存在，便起了變化，無人不有氏，氏不復代表特權。漢以後很少新創之氏，現代的氏絕大部分因襲自周代各氏，且姓氏之稱在這時混而為一。在春秋只有二十二個姓氏，到今日台灣約有一千六百姓氏，整個中國約有一萬個姓氏，即日常生活用的字幾乎都為姓氏。但據調查台灣的姓氏屬於「稀姓」、「罕見姓」的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常見的姓，尤其是人口衆多的姓氏並不多。很多姓氏是從同一姓分出來的，像姚、虞、胡、陳、田五姓是從姁分出。

姓氏的來源非常多，有以國為氏的：虞、夏、商、宋、鄭、衛。有以邑為氏的，像馮、楊、劉。以地理位置為氏的，像池、橋、西門、南廓。大致上來說，得姓受氏有三十二類。施姓的來源：魯惠公之次子恆，流譽他方，各國歸仁，將「他方」二字合而為「施」。嚴姓之來源：東漢時明帝名莊，為避諱莊姓改為嚴姓，到漢滅亡後有部分又回復莊姓。

譜牒，是家族的歷史，溯其起源，似在貴族世卿政治時代。由於譜牒的大眾化，意義上便與唐以前的「高標郡望」，「自矜門第」大有差別。過去的譜牒，不但自存族中，而且還要呈獻官府，作為審查門閥的憑藉；後來的譜牒則限於自存族中，並嚴外洩之禁，以免同姓他族冒宗頂源。近來，學術界鑒於家族活動與社會演進相關甚切，為了研究其結構與功能，

明辨漢族播遷與演變，及中華民族的融貫與形成，對於譜牒蒐集不遺餘力。私家舊蓄，也稍稍公諸於世人。

當我們研究姓氏源流和族譜時，不但可突破狹隘的地域觀念，且使我們知道自己的根。為黃帝之後裔約有一千八百姓氏，由於大多為黃帝及炎帝之後代，所以我們自稱為炎黃子孫。

台灣與大陸之地緣關係

從地緣關係而言，在第四紀更新世時，大陸與台灣連成一體，其間以陸橋相通，因為台灣海峽很淺，大部分都在一百公尺以內，如果地盤再度上升數十公尺至一百公尺，毫無疑問地，兩者便以陸橋方式相連了。在近年考古學上證明，台灣古代文化淵源於大陸，而台灣最早住民亦來自大陸。當我們知道民族和文化的淵源後，台獨份子所叫喊的「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謬論也就不攻自破了。

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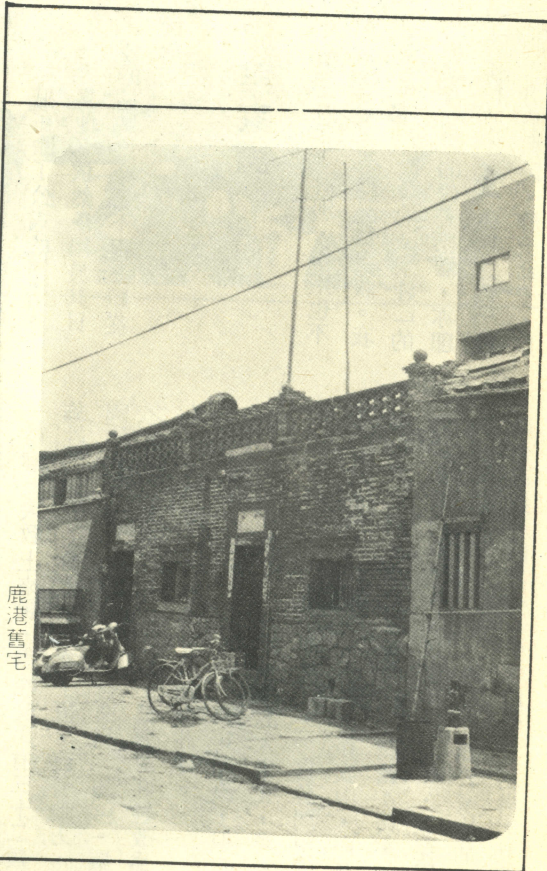
赫胥黎 (Aldous Huxley) 在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中為科學極度發展下的人類前途作一種警告性預言，更刻劃出現代人在科學壓力下，個人的孤絕無助之感，在一個沒有自由、沒有信仰、沒有美和善可言的社會中人性的湮滅與覺醒，知識分子渴求心靈開放與自由的吶喊。再訪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Revised) 比美麗新世界晚二十七年出版，在這本書中赫胥黎疾聲力呼人口過剩和組織過分膨脹，將使我們

面臨「集權統治，以科學化的符號代替姓名的美麗新世界時代」的危機。「根」的作者艾力克斯·哈雷 (Alex Haley) 曾語重心長的說過這樣的話：「在美國，所有人都年輕且性急，一切以工技為重心。我們努力發明機器，只為了使事情能快上千分之一秒。但是，這種努力的結果，却使我們喪失了最可貴的珍寶——我們不知道自己從何處來，不知自己怎麼到現在這種地步！」這或許將是現代人和未來人類的悲劇，在科學文明的衝激下，精神文明消失殆盡，人類將是心靈的流浪者。可能如 Niccolò Beinhart 所說：「烏托邦是會實現的，生活直向著烏托邦邁進，或許會開始一個新世紀，在那個世紀中，知識分子和受教育的階級，將夢寐以求著逃避烏托邦，而回到一個非烏托邦的社會。」現在人們似乎已有先覺而開始致力於尋求自己的根。

結語

七月四日到十三日這十天正值炎熱炎夏，雖然在冷氣教室上課，卻無法冷卻我們那尋求歷史根源的熱忱。在後三天的參觀活動中，烈日下汗珠滴自額頭，大家揮汗但揮不去身為悠久歷史民族的驕傲。最令人感動的是林衡道主委引導大家參觀的時候，衣服被汗水浸濕了，當乾了以後又濕了。看到他們為維護史蹟默默地出力，而我們有時在無意中和盲目地追求現代化生活時將史蹟毀壞，破壞了他們維護古蹟的心力，這破壞了證明我民族悠久歷史的證據，實在慚愧。

在這十天中，學員們不但感到無比的親切，而且有一股很強的向心力。歷史感和責任感的增強是參加這次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最大的收穫。



鹿港舊宅